

# 一条小河治理撬动的美丽乡村建设

## 浙江嘉兴干窑故事

在河网密布的江南水乡，1900 米的干窑镇新泾港，并不算长。这条位于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的河道，对当地老百姓而言，10 多年来沿河多走一米，都嫌太长。因为周边的破烂厂房，扑鼻的腐烂恶臭，这里成了谁都不愿提、不愿去的地方。

2016 年开始，嘉兴市县镇村四级联动，各级党组织书记牵头，百姓齐心协力，一起打响了治水战。黑臭河、垃圾场变成了 3A 级村庄景区，带动周边区块精品农业旅游和双创中心建设，干窑镇开始了一条小河治理撬动的美丽乡村建设新路径。

“一条新泾港，流淌流到远方，田里的稻香，仿佛飘过我的心上……”如今，干窑人的歌谣，随着母亲河的碧波荡漾而格外悠扬。

### 一位“黑臭河”居民的逆袭

今年 63 岁的农妇金秀华，在干窑镇一住就是 40 多年。流经家门口的新泾港，承载了她割舍不下的眷恋和难以承受的心伤。

“以前水没那么臭，有鱼有虾，镇上加工的东西，很多都是河里的摇橹船运出去。老远看到船都掉头回来了，我就知道该生火做饭了。”

据地方志记载，干窑镇在明清时期多产“京砖”，瓦当文化灿烂，史称“干窑之镇”。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木业、电子、五金机械等工业小作坊兴起，外商纷至沓来，“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粗放式发展所牺牲的环境代价，终于在 21 世纪初集中爆发出来。

“主要是那些工厂排水，还有生活污水，什么垃圾都往河里丢，马桶也在河里洗，河就越来越臭了，路过的时候都要捂着鼻子走。”金秀华说：“为什么叫墨水河，真的是毛笔沾水就能写字。臭到拖把都洗不了了，洗完拎起来还是臭的。”

不知不觉，金秀华成了“黑臭河”居民，日日忍受着新泾港上空飘散着的破烂颓败气息。

“2014 年 3 月，省里来了大领导，然后市里、县里、镇里都来了很多人，说是要治水。那么臭的河，怎么治哦……”金秀华一开始并没有抱多大的期望，只是看到好多干部连续好几个月，经常在河边走来走去。

后来，干窑镇召开新泾港住户“户长会议”，金秀华才知道，就是这几个月，河道沿线 200 个污染源被一一排查出来，按照“一源一策”的原则开始整顿治理。沿线各户人家也都安装了污水管道。

2016 年夏，干窑镇启动“百日攻坚战”行动，“户长会议”上传达了新的要求，新泾港沿线“低散弱”企业和农户的违章搭建要统一整治。这对于祖祖辈辈沿河而居的人来说，太突然了。

“我们家那时有 380 多平方米的自建出租屋，一年好几万块钱的租金，拆了就都没了。”金秀华也曾一度为难，可是她更想摘掉“黑臭河”居民的帽子。“镇村干部一次次做动员，老百姓抱怨他们也都忍着。我就想，总归要有一个人起头的，而且我又是党员，所以就带头同意了，再帮忙说服其他人。”

挖起河底淤泥，冲走一港死水，农房立面改造，河畔绿意重生……3 年过去，金秀华作为“户主”代表，全力支持政府工程推进，积极建言献策。2019 年春，当她作为“党员河道长”，站在新泾港粉墙黛瓦的老宅旁，忍不住激动万分。“现在多漂亮啊，我们家隔壁就是文化庭院，大家都喜欢聚到这里看书、喝茶。”

如今，新泾港沿岸的老宅还搞起了“窑文化”主题民宿，金秀华作为“党员河道长”，只要看到游客往河里扔东西就会主动上前阻止。“现在很多地方的人都到我们新泾港来参观，大家觉得可骄傲了。去河对面的农业生态园采水果，再到民宿吃个农家菜，正好！”

### 一群“草帽”干部的诞生

在金秀华等许多干窑镇居民的手机上，



▲ 2018 年治理后的河道和村落民宿。  
▲ 2016 年 4 月百日攻坚时的“草帽”干部。  
► 乡镇干部走村入户召开“户长会议”听取群众治理意见。（干窑镇供图）



都保留着几张“特别”的照片。照片背景是新泾港改造工地现场，照片中立着一群头戴草帽、挂着汗巾、皮肤黝黑的“汉子”和“女汉子”，他们是来自嘉兴市、嘉善县、干窑镇和沿线各村的基础干部。

“发扬攻坚精神，锻造干窑铁军。”新泾港治理 3 年，这句话不仅贴在了每一个攻坚克难的现场，也刻在了每位干部心中。

干窑镇党委书记陆剑峰至今记得最初承受的巨大压力。嘉兴市委指导组进驻干窑的第一天，一句话就把陆剑峰问得抬不起头：“京砖生产有几百年的历史，把人家那装饰得漂漂亮亮，却把我们自己这里弄得乱七八糟，这算什么呢？”

痛定思痛，干窑之“问”催生了干窑之“干”。陆剑峰说，2016 年夏，干窑全面打响了以环境整治为主题的“百日攻坚战”。不到 100 天，实现了河道周边 14 家“低散弱”企业和 30 多户违建农房的拆除，腾退土地 126 亩，完成了新泾港摘帽、提升、示范三级跳。

“我总算知道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是什么感觉了。”干窑镇干窑村党委副书记金志明说，“百日攻坚战”期间，正逢大暑，大家都是“白+黑”，“5+2”，父亲住院孩子发烧都顾不上，不知道每天要流多少汗，习惯了在会议室里啃面包。

拆迁过程中，百姓抱怨，干部受气都是家常便饭。金志明回忆，姜家浜整村搬迁过程中，虽然所有村民都已签约，但因为宅基地分配没有到位，村民无法立即异地建新房，加上前后造价有区别，让不少人产生了怨言。金志明频繁带着基层干部走村入户，诚恳听取意见，最终得到了村民们的理解。

干窑镇干窑村党委书记宋大夫说，新泾港整治是一项特别“接地气”的工作，大家都得到了实战锻炼。如何让基层工作高效而民主，

怎么样把政府决策和老百姓切身利益挂钩。

“100 天解决了好几十年没能解决的问题。”宋大夫说，干部们很有成就感，“所以现在干窑的干部状态都很积极，把每一项工作的推进，都当作新泾港百日攻坚的样子来做。”

“现在回头看，我们拆掉的破烂背后，正是落后的生产力”和“群众的不满意”。”嘉兴市委副书记孙贤龙说，“2016 年 4 月 27 日，我来看工程进度，桥上一位群众说，这里的水治好了，我们那边的河水没有这样好，拉着我们去看，也希望能治得跟新泾港一样好。这是经济发展以后，群众对生活质量、环境质量的期盼，我们做父母官的，一定不能辜负。”

### 一座示范镇的奋斗梦想

作为分管国土的干窑镇副镇长，戴玉宇每天一大早的“规定动作”，就是到各个镇村项目点去踏看现场、督促进度。她如今最喜欢走的一条行车路线，就是新泾港大道。

“新泾港碧绿的河水穿过城镇中心，北面是生态公园，东面是双创中心，西面是现代精品农业旅游区……”戴玉宇说，通过新泾港河道整治，撬动了整个干窑镇的美丽乡村建设，打出的“转型升级组合拳”掷地有声。曾经一路上看到的破烂农房、破旧工厂、垃圾污水滩，好像一场“噩梦”烟消云散。

然而，只有真正经历过这 3 年巨变的干窑人，才知道这场“噩梦”的消散多么不容易。从苦干、实干、巧干中累积起来的，是干窑人的改革奋斗梦想。

“必须坚持系统推进，坚持干群合力，坚持乡土特色，坚持永续发展……”嘉兴市委政研室、嘉善县委办公室联合调研组所做的报告——《嘉善县新泾港三年巨变的实践与思

考》中这样写道。

“新泾港整治过程中，取消了原来按照大城市设计理念提出的造价 600 多万元的方案，最后利用了乡土材料、农村田园景观，实际花费不到 80 万元。新泾港低成本环境整治带动周边土地增值 3 倍的实例充分证明，记得住乡愁”不与投入成正比，适度的投入，才能使越来越多的村庄成为绿色生态富民家园，形成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化的良性循环。”嘉兴市委政研室副主任钮月终说。

2019 年的植树节，来自长三角的多位乡村治理专家汇聚干窑镇，在绿茵与果香包围的现代化农业大棚内就未来的乡村治理展开研讨。“可借鉴日本、中国台湾等地小城镇建设的实践经验，以点带面、因势利导”“创新传承干窑的瓦砖工艺，发展优势特色，这就很好”“不要做摆出来的盆景园艺，要做顺其自然的风景生态”……

有意思的是，除了基层干部们听得认真，不少本土企业老板、甚至普通老百姓也爱上了这些“接地气”的专家问策会。

“我特别喜欢 从文化到文明”这句话。”浙江鼎帮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新泾港腾退企业业主陈建明说，“我们都希望家乡能更好，也希望能给家乡多做点事，现在，我总是通过微信，把新泾港美丽的环境照片发给美国的客户，邀请他们来吃农家菜。”

陈建明说，现在，越来越多生长在新窑、发家在新窑的企业主，不再拘泥于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眼前利益，而是主动“对标”高质量发展，为了更美丽的家园和子孙后代的福祉。

正如干窑人在原创歌曲《新泾港之恋》中所唱诵的那样，“满满的爱，深深的情，唱给新泾港。清清小河，层层新房，见证我们幸福的梦想……”

（本报记者俞甬）

# 巢湖：“巢八条”破解农村垃圾分类难题

今年 65 岁的退休体育教师马积慧，3 年前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农村环境整治义务督查员。不过，现在他的这个身份也面临着“退休”的风险——“巢湖市农村的环境越来越好，现在不仔细去找，很难看到卫生死角了。”

巢湖市是安徽省省会合肥下辖的县级市，其境内有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的巢湖，环境优美。巢湖市的农村环境在 2015 年以前并不好，“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房里现代化，屋外脏乱差。”这是当地人对外当时农村环境的评价。

马积慧用一个相机和一个本子见证了巢湖市农村环境由脏到美的变化。

老马是单车骑行爱好者，在巢湖市的乡村小路上，经常能看到他骑车的身影。最初骑车看景，自从有了义务督查员的身份，他随身带上了相机和本子，既看景也看垃圾，“相机既能拍风景，也能拍下哪里有垃圾，小本子记下发现垃圾具体的地址，反馈给相关村镇处理。”

马积慧的小本子能清楚地反映改变的发

生：最初一天能记录十几处卫生死角；而现在，常常在农村骑行几个小时，也发现不了一处。

这一切得益于巢湖市在农村大力推行的垃圾分类减量化处理。2017 年 6 月 6 日，巢湖市被确定为我国首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示范市（县）。

巢湖市柘皋镇汪桥村村民汪正发今年 76 岁，老人喜欢写毛笔字，有时候村里有关垃圾分类的标语也成为他练字的内容。“我活了 70 多年，让我把垃圾进行分类还是头一回。”汪正发说，他现在知道家里的垃圾需要分开装，像菜叶子、剩饭属于可以腐烂的垃圾，像塑料袋属于不可腐烂的垃圾。

在汪正发家门口，有一蓝一黄两个垃圾桶，分别写着“可腐烂垃圾”和“不可腐烂垃圾”，他只需将家里的垃圾进行简单分类投入相应的垃圾桶，保洁人员会进行后续处理。

巢湖市农村环境整治办公室负责人韩金

明说，村民初分之后，村里的垃圾分类员会将垃圾收运至村口垃圾分类收集亭进行二次分类。“每个村开挖一个堆肥室，像菜叶子、树叶等可腐烂垃圾可以直接堆肥，实现减量化。”

韩金明介绍，巢湖创立了“巢八条”的分类模式。简单来说，就是八个一：设置一系列垃圾分类宣传画、为每户投放一组蓝黄垃圾分类桶、在每村兴建一座仿古式垃圾分类收集亭、为每户制作一块“庭院三包”责任牌、每村设置一块村民垃圾分类承诺墙、每个村可回收物实行便民服务一卡通、为每个垃圾分类员制定一块责任牌、每个村开挖一处可腐烂垃圾堆肥室。

“巢八条”是工作方法，但最终还要落实到源头分类，这样才能事半功倍。”韩金明说。

3 月中旬，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汪正发闲着没事喜欢在村里转转，“现在房前屋后真是干净，当初政府搞垃圾清扫、垃圾分类，我还以为坚持不了多久，没想到现在坚持了下

来。”老人很感慨，他说村里的小孩现在吃个糖果，都知道把糖果皮找个垃圾箱扔进去，“这在以前不可能，不要说小孩，大人也是随手扔，农村谁管这个呀。”

在马积慧看来，每个村配备保洁员、配齐垃圾桶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群众良好生活习惯的养成，“去年我到一个个村里去转，一位老人说，现在村里几十年的陈年垃圾都被清理了，感觉特别舒心。习惯了干净，不乱扔垃圾就会变成自觉行为。”

韩金明说，截至目前，全市 160 个村（居）实现垃圾分类试点全覆盖，共有 524 个自然村落落了垃圾分类，同时配备了 2500 多名保洁员，同时这些保洁员也是垃圾分类的宣传员。

在巢湖市的一些村庄，“垃圾可变宝，分类更环保”“草儿绿花儿香，垃圾分类人健康”的标语随处可见，配上好看的墙体画，成为村庄一景。

（本报记者陈尚营）

## 3 月草原听“三感”

（上接 1 版）

### “把更干净的水输送到下游，把更清新的空气输送到北京乃至全国”

“眼下青黄不接，得防止有人偷牧毁林。”乌斯庆捡来几根木棍，用铁丝加固着围栏。在她身后不远处，“构筑北疆绿色万里长城”的墙体标语十分醒目。

乌审旗昌煌嘎查地处毛乌素沙地腹地，早年，老支书宝音耐木库带领牧民治沙。19 年来，乌斯庆女承父愿，联合 12 户牧民治沙 3 万多亩，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

乌斯庆说，现在生态好了，日子也富了，“我们都是绿色的受益者，有责任当好守护人。”

对生态环境肩负责任，已成为内蒙古干部群众的自觉共识。他们不仅算自己家庭、算县乡的小账，更算国家的大账：内蒙古的生态状况，不仅事关自身经济社会发展，还关乎全国的生态安全、绿色发展大局。

路栓厚是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北堡乡的退休干部，30 多年来，他带领乡亲们绿化荒山 6 万亩，如今虽已 87 岁高龄，却还是隔三岔五地往山上跑。“中央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只要能走动，我就要尽到责任，给国家、给子孙看好绿色银行”。森林多，就能把更干净的水输送到下游，把更清新的空气输送到北京乃至全国。”

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那顺孟和谈道：“建设构筑起生态安全屏障和万里绿色长城，就是要坚决防止内蒙古几大沙漠、几大沙地南移东扩；就是要大幅减少沙尘暴对北京乃至全国的环境影响；就是要大幅减少黄河、嫩江、松花江、辽河等几大水系的水土流失。”

### “生态保护刻不容缓，这么受重视和支持，更得撸起袖子加油干”

凌晨 5 点，殷玉珍就下了炕，勘察林地、买油料、找人手……最近夫妻俩忙得团团转。“这边春天来得晚，去得快。从 4 月初开始，得在半月内把苗栽上，必须提前准备。”殷玉珍走在林地里，脚下就像生了风。

“必须加快更新树种，把生态和经济效益兼顾起来。”殷玉珍今年计划再种 3000 亩樟子松、油松和沙棘、文冠果。

“巩固和扩大生态保护成果，需要大家一起努力。我现在恨不得一天多出几个小时，要干的事太多了！”殷玉珍放下铁锹，露出了淳朴的笑容。

抓紧再抓紧，行动贵十分。在生态建设、环境保护上，“马上就办”更成为干部们的“常态”。

这几天，锡林浩特市草原生态综合执法大队队长曼丽每天在草原上奔走，监督休牧的情况。

内蒙古是全国最大的牧区，通过实施退牧还草和草原生态补奖政策，草原植被平均盖度已连续 3 年稳定在 44%，恢复到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水平。

“内蒙古生态整体脆弱，整体保护刻不容缓，这么受重视和支持，更得撸起袖子加油干。”曼丽说。

到处都是“加速度”：在武川县，生态移民纳入脱贫攻坚；在清水河县，厚墙体日光温室连绵成片，林果基地建设红红火火；在达拉特旗，有效治沙 20 万亩的生态光伏产业正让“只要功夫深，黄沙变成金”变为现实……

“就是要坚定地吃生态饭。”清水河县委书记云霖琼说，“得赶紧与中央的精神和要求对标对表，实干苦干，把祖国北疆这道风景线建设得更加亮丽。”

新华社呼和浩特 3 月 27 日电

## 好山好水好价钱

（上接 1 版）地处大山深处的金竹畲族乡山林葱郁，空气清新。过去，村民守着大山却只能卖卖木材、挖挖山货，换取微薄收入。

2017 年，一家企业看中这里的良好生态，和当地政府合作开发旅游项目。“我们把好山好水折价入股景区，景区每年拿出门票收入的 30% 给大家分红。”金竹畲族乡党委书记王秀英说。

绿水青山有了“定价”，自然可以“折价”变现。

和金竹畲族乡一样，江西很多地方正将好山、好水、好空气等作为生产要素，或折价入股，或买卖变现，让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金山银山。

在乐安县绿园生态林场，1 吨好空气通过碳汇交易卖出了 11.5 吨自来水的价钱；

在芦溪县山口岩水库，当地开展水权交易试点，以 255 万元的价格分 25 年每年向周边地区卖出 6205 万立方米水；

在大余县丫山景区，当地积极探索自然资源折价入股等形式，全年筹集股金 3000 余万元，实现分红 450 多万元……

抚州市委书记肖毅说：“人们都说绿水青山是财富，但过去‘无价无市’；如今，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绿水青山不仅有了‘定价’，还有了‘折价’变现的广阔市场。”

### “溢价”：好生态变好产品增值

走进江西昌抚态何源田园综合体，温室大棚内没有沤肥的味道，闻到的是植物的清香；清澈的池塘里，鱼儿和水草清晰可见。

“我们实行立体生态种养，通过生物技术让水质达到国家二类标准，养殖鸭嘴鲂、金鳊等珍稀鱼种，小龙虾也比外面高出 10 元/斤，每亩土地的综合收益达 2 万多元。”田园综合体负责人姜明说。

如今，江西越来越多的地方依托好山好水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绿色工业等生态产业，将好生态转化为好的生态产品“溢价”增值。

初暖花开，位于江西资溪县的大觉山景区迎来不少踏青的游客。

“过去，这里就是一座普通的大山，但森林覆盖率高达 98%，山中有峡谷溪流。如今，通过发展生态旅游，这里已成为国家 5A 级景区，市值达 20 亿元以上。”资溪县委书记吴建华说。

一亩地产出 2 万元、一座山市值 20 亿元、一个蜜橘品牌估值 200 多亿元……类似的山水“溢价”故事正在赣鄱大地交织上演。

江西省生态文明办专职副主任刘兵说，随着人们对良好生态需求的增强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好山好水的价值将越来越凸显，“溢价”空间将越来越大。

新华社南昌电